

# 全球化、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 欧洲和澳大利亚的经验\*

[澳]简·帕库尔斯基 [波]斯蒂芬·马科夫斯基 著 冯红译

[内容提要] 本文就全球化、移民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在欧洲各国和澳大利亚实施的不同情形做了对比性的描述和分析,指出欧洲各国在移民与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具体实行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与困境,肯定了澳大利亚目前采取的一体化的多元文化主义策略的可行性和实际效果,认为澳大利亚在多元文化主义策略以及应对移民的措施上的成功值得欧洲各国政府思考和借鉴。

[关键词] 全球化 移民潮 多元文化主义 社会融合 种族多样性

移民与多元文化主义是两个紧密相关的问题,后者通常被定义为“维护种族多样性”的一种策略。大规模移民在“维护”种族关系和文化关系方面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当移民潮加剧和/或严重地改变已经确立的种族构成(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文化现状)时,恰恰是这种“维护”本身引起了质疑。两个世纪以来,欧洲和澳大利亚已经出现了常规性和突发性的移民潮。最近的移民潮始于20世纪90年代,它引发了欧洲各国对移民的抵制,也成为引发欧洲社会动荡的不稳定因素;而澳大利亚除了对“乘船难民”(boat-people)的辩论不断加剧外,几乎没有受到“移民冲击”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要

将澳大利亚和欧洲在近期的移民潮以及对移民不断缩紧的管理政策方面的各自经验进行对比并对之进行探讨的原因之一。

从广义上理解,最近移民潮(估计全球约有2.1—2.5亿人,其中仅难民就约占4500万人)的不断加剧是“全球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全球化是指不断增长的信息、便携资本、全球性“贸易”商品和服务、价值观和规范等等的跨国流动,最为重要的是“可流动”的人口越来越多。而全球化的最后一个维度——不断增长的人口流动——在欧洲大陆已经成为最令人质疑和最难以管理的问题。其中,下述六个相互关联的原因造成了这种困境(以及随之而来的反移民浪潮)。

\* 本文原载澳刊《社会学杂志》(*Journal of Sociology*)2014年第1期,译文有删节。

●最近的大规模移民潮是突发的和猛烈的,与以往的移民潮相比,较少受到接收国的限制。在欧洲,这些移民潮不仅包括欧盟内部的移民(只是产生了些许压力),而且还包括欧盟以外的经济和政治难民,这些难民往往来自遭受冲突和自然灾害影响的地区,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创伤。

●这些移民一开始就是与移居国人口非常不同的群体,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上,而且还表现在宗教信仰、世界观、生活方式和日常实践上。接收这样的移民,特别是来自非洲、亚洲和中东动荡地区的穆斯林,已经证明比接收和融合更为“相近的”移民要困难得多。

●欧洲的移民政策出现了分歧。欧盟的东部邻国,包括前苏联的一些独联体国家,是处于俄罗斯与欧盟夹击影响下的地区。俄罗斯希望保持和巩固其地区性的霸主地位,而欧盟主要通过签订伙伴关系协议和合作协议的方式,形成了与亚美尼亚、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之间的合作关系。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对立也包括它们在对大规模移民及其社会融合的管理方面存在相当大的战略差异,从而导致欧洲内部形成了相互对立的移民体制。

●许多“外部的”(欧洲以外的)移民对其欧洲移居国的社会仅有有限的了解和认识,因此与那些欧洲内部的移民相比,他们的“融入能力”较差。这一点又会因为移民的痛苦经历而恶化,所以常常会产生种族—宗教的社群主义倾向,有时甚至走向自我防御性的排他主义,而这又会招致“移居国”当地人敌意性的抵制。

●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大规模移民潮与恐怖主义、特别是伊斯兰恐怖主义密切相关,也引发了对恐怖

主义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忧虑。所以,“他者”——特别是穆斯林移民——被怀疑充满敌意,带有反西方的情感,并且通常不愿融入移居国的社会。一些宗教狂热分子——也是反移民运动的领导者——的激进言论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怀疑。

●在那些接收了大量非欧盟国家移民的地中海沿岸国家,由于经济危机的打击,更是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这些移民面临着高失业率以及来自当地工人的敌意,因为当地工人不得不与移民竞争越来越少的就业机会。

对这些新状况的反应在欧洲各国基本类似:对移民潮和“包容种族—文化多样性”的抵制。后者常常被定义为“多元文化主义”。在欧盟的东部边界线以外,尤其是在俄罗斯,移民潮造成了严重的种族和宗教冲突,也加剧了俄罗斯与欧盟在社会和政治上的对立,特别是在经济协作方式上的对立。在欧盟的东部地区,少数民族裔引发了越来越极端的敌对言论。在西欧,领导人与公众对待移民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从“以多元文化主义接受文化多样性”的宽容态度转变为“同化论”的怀疑态度。一些人甚至更为激进地转向了“后多元文化主义”,这种态度保留了某些自由主义因素,比如公民民族主义,但却牺牲了其他自由主义因素,比如对种族—宗教的宽容。

澳大利亚并未经历严重的种族和宗教冲突,其境内也没有出现恐怖主义,而且几乎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在抵制移民的问题上,公众的态度已开始发生改变,先前对移民表示友好态度的领导层已被分化。尽管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已成为官方支持的维护种族多样性的政策,但仍招致了批评之声,认为这种政策目标及其潜在的哲学是基于错误的观念。

然而,对上述观点需要进行一些解释和澄清。首先,欧洲对移民的抵制主要是针对失控的“危机国移民”,特别是从欧洲以外流入欧洲的“经济难民”。“非法移民”被怀疑会滥用这一体制,并且会拒绝融入当地文化。尽管右翼运动和右翼政党在传播这些怀疑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是反移民的态度还是渐渐渗透到了主流政党和领导人当中。在法国,反对移民和赞同同化论的国民阵线主导了民调。2013年10月,有超过24%的法国投票者倾向于支持国民阵线,22%的人支持保守的人民运动联盟,不足19%的人公开宣称支持社会党。而在2009年,国民阵线还只是一个边缘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只得到了6%的公众投票。在2014年欧盟议会选举之前,荷兰反移民的自由党提议建立一个泛欧洲联盟,目的在于限制移民和坚持文化同化。在危机肆虐的希腊,极端主义的新纳粹组织金色黎明党组织了对移民的攻击并威胁对难民实施强行的驱逐行动。对欧洲统一持怀疑论态度的意大利五星运动提议在意大利的海岸线区域采用无人机进行监控,严格限制非洲难民向其境内流入。比利时政府为了阻止进入境内的非洲难民,正在本国与土耳其的边境线上修建铁丝网围墙,这一举措针对的是来自战乱的叙利亚难民。在英国,憎恨外来移民的英国独立党得到了公共媒体的支持,已经开始反对非法移民的抗议活动,他们声称非法移民滥用了英国的福利体系(尚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为了回应这一抗议活动,执政的保守党已经开始限制合法移民的数量,并通过银行系统和医疗服务体系扩大了对移民的公共监管力度,限制对移民的福利支出,终止了通过假结婚获得的移民身份。

对移民的抵制已经导致对“危机国移民”采取更为严厉的控制,并进一步限制了对难民的援助。相比之下,欧盟内部“合法的”“劳动力市场移民”则较少引发争议,他们主要被作为欧洲一体化的一部分而被接受。正如一些批评家所指出的,欧洲国家相应的政策变动也许不会那么不开明。这部分原因是所有欧洲国家一直支持同化主义的政策,与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相比,欧洲国家对文化多样性的宽容度相对较低;另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抵制移民的激进行动一直处于自由主义领导层的控制之下。此外,欧洲公众的态度、政策以及领导层的策略存在着分歧。受到移民严重影响的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正日益经受着由反移民行为和反移民党派共同施加的最强烈的政治压力。而到目前为止,较少受到危机国移民流入影响的国家,如德国、波兰以及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则通过区分正式批准的(合法的和欧盟内部的)移民与非法移民来限制移民流入,非法移民正在面临更为严格的管控和限制。最后,一些非欧盟国家,比如俄罗斯等国,似乎正准备采取有区别的移民筛选和接纳政策。

因此,对移民的抵制不仅导致了移民政策上的某些转变以及新限制条款的出台,而且在欧洲各国政府之间造成了移民政策的分化。这就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即对待不同的移民产生了“分层式的”不同措施。欧盟各国之间的“正规的”(合法的和受控的)劳工流动被勉强视为欧盟一体化进程的一部分而得到认可,而怀疑和敌对的态度则直接针对欧盟以外的“经济难民”,特别是那些非法入境并“明显”依赖福利救助的少数族裔移民。

同样,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抵

制——常常被误解为对种族—文化多样性盲目狂热——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其狭隘性主要存在于政治层面。然而,属于政治主流的批评者却仍持自由主义态度,他们指出,种种社会弊病往往源于对大规模移民管理不善。他们对种族多样性的态度较为谨慎,与极端主义者的态度相比,他们或许更加谨言慎行、考虑周全。因此,几乎没有观察者意识到默克尔的批评指向的是“多元化”而非“多元文化主义”。“多元化”——肤浅地、缺乏反思地颂扬文化多样性,却很少关注社会融合——是对澳大利亚所理解和践行的多元文化主义的一种讽刺。问题在于多元化的一些“好的方面”并未受到公众(以及媒体)的关注,而一位强有力的、受欢迎的欧盟领导人对“多元化”的公开指责却被广泛解读为直接针对主流的自由主义政策。这已经对一体化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声誉造成了损害。

澳大利亚似乎较少受到政治因素以及反自由主义政策转向的影响。尽管对于不加限制的移民和“无法同化的”少数族裔(特别是穆斯林难民,他们常常被视为拒绝接受社会融合的族裔)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忧虑的迹象,但是公众对澳大利亚的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主要持赞成的态度。尽管这种忧虑尚未改变公众对大规模、有控制的移民和澳大利亚一体化的多元文化主义长久以来的赞同态度,但这两方面仍被政府和公众广泛地认为是成功的案例。澳大利亚长期拥护多元文化主义的态度不仅反映了外来移民总体上融入移居国的成功,而且表明了20世纪90年代反亚裔主义和反移民运动的失败。

澳大利亚没有受到抵制移民的极端思潮的影响,这也反映了其多元文化主义的特征,即主张相互融合、互惠互利和尊重多

数。澳大利亚仍然支持大规模移民,但对那些缺乏控制的“危机国移民”则越来越不能容忍,尽管在考虑到他们是人口走私者的不幸牺牲品时也会给予同情。同样,尽管多元文化主义会不时地招致批评,并且尽管多元文化主义观念在一些执政的欧洲政治家那里受到了“连带性损害”,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会遭到抛弃。尽管官方将更加明确地强化多元文化主义的一体化特征,但其对移民和少数族裔所采取的政策仍然是宽容的,并获得了两党的支持。

因此,在移民和“维护多样性”的策略方面,欧洲各国之间的分歧有所扩大,与此同时,欧洲各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差距也变得越来越大。欧洲东部的非欧盟国家将倾向于采取一种有区别的移民管理办法,目的在于严格控制来自中亚的移民。欧盟各国对移民问题则将采取比较圆滑的回应方式,这也反映了它们正面临着移民引发的危机以及政治抵制的脆弱性,尽管它们也在讨论采取一种相互协调的应对策略,包括:(1)在欧盟范围内实施尊重人权的可操作步骤(由欧盟成员国共同完成);(2)对移民和少数族裔实行更为一体化的和同化主义的策略;(3)区别对待不同类别的移民,对处于不受控制和半受控制状态的“危机国移民”的流入采取更为严格的限制。与此同时,欧洲在政治上的措辞已经转向了“后多元文化主义”的方向。

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未来将会如何?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四种言论极具相关性。首先,移民的数量有可能仍然很庞大,对待移民方式的态度也有可能仍然很挑剔。澳大利亚(相对而言)生机勃勃的经济,以及领导层在大规模移民的意义问题上的高度一致,都强烈

地预示着将出现这样的结果。其次,尽管“多元文化主义”对不同的人仍然具有不同的意义,但它最初的澳大利亚范本——相互融合、互惠互利、尊重多数——仍然被澳大利亚的精英人士和普通大众所广泛接受。第三,作为一种维护种族多样性的方法和治国之策,这种一体化的多元文化主义似乎非常成功。尽管澳大利亚仍然在大规模地接收不同种族和宗教信仰的移民,但澳大利亚社会相对而言并未因移民无法融入移居国的文化而引发社会弊病,其种族—宗教以及民族—社群方面的冲突和紧张关系并不严重且极为罕见。种族聚集的程度——常常被用来表明种族及文化融合不力(形成各种种族聚集区)的指示器——在澳大利亚社会很低,而少数族裔和劳工移民的就业率则很高,这同样表明了澳大利亚社会各种族间的职业融合度非常高。当然,像其他国家一样,澳大利亚的新移民要比那些已安居乐业的早期移民面临更大的失业可能性,也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寻找工作。同样,澳大利亚移民和少数族裔的政治参与率也很高。人们谨慎地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澳大利亚一体化的多元文化主义策略的结果。第四,移民融合不力的问题通常出现在有意回避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被最广泛报道的种族—宗教方面无法融合的案例不是来自澳大利亚或加拿大,而是来自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些国家从未支持过一体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融合不力的社会弊病似乎与欧洲大陆各国政府所推崇的同化主义政策密切相关,也与英国当局支持对移民采取“宽容和温和的忽视态度”有很大关系。

尽管人们会谨慎地得出结论认为,澳大利亚一体化的多元文化主义策略是切实可行的(或者至少比欧洲各国领导人采取

的措施更为有效),但是也不能确信这一策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不仅因为多元文化主义面临广泛的批评之声,而且也因为澳大利亚正在面临“第三次移民革命”带来的一些新挑战。“第一次移民革命”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早期,是大规模的非英语国家移民进入澳大利亚带来的结果——它导致了澳大利亚一体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雏形。“第二次移民革命”出现在70年代末,主要是越战后大规模东南亚移民的涌入,这导致了多元文化主义策略在发展方向上的转变,开始强调“适应—融入”的发展方向。目前,澳大利亚正面临着“第三次移民革命”,他们不仅来自欧洲危机肆虐的地区,而且越来越多地来自东亚和南亚、受战争蹂躏的中东国家以及非洲的一些动荡地区。正如最近以来许多非欧洲移民流向欧洲国家一样,这些“新澳大利亚人”将在适应性方面面临更大的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社会资源(技能、知识和人际关系)相对较少,而且与移居国社会存在着广泛的宗教差异和“文化距离”,同时还由于他们在寻找工作方面的竞争性日益加剧,以及国家安全性的考虑和对非法移民的偏见等原因。澳大利亚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和宽容的多元文化主义策略能否应对“第三次移民革命”的考验,将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简·帕库尔斯基(Jan Pakulski):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斯蒂芬·马科夫斯基(Stefan Markowski):波兰泰斯奈尔欧洲大学;冯红:天津外国语大学欧美文化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苑洁)